

第二回 議婚姻年侄執柯 圖錢財陪堂定計

詩曰：

共說乘龍好，門闌喜若何。
 憐才寧一日，選貌待雙蛾。
 道蘊猶憎怒，鄰郎世豈多？
 最憐逢按劍，佳偶事偏磨。

話說賈有道為繆成親事，思量要破敗聞生，一夜不寐。次日早起，到了官船上來見方公。方公因對他說道：“昨日托富子周的話，不知聞生今日來否？”老賈道：“正是！老爺如此注意他，他自然就該來拜。”正說間，只見長班報道：“富相公來拜！”方公連忙叫請進來。

富子周上船見了，投了帖子，送過下程，又送一本文稿，一冊詩稿。相送坐下，方公道：“昨日多擾！年丈曾會那聞兄麼？”富子周道：“適纔在敝友處道及老年伯之意，敝友極感，渴欲進謁。因病未痊愈，一好即來奉候。”方公道：“學生就要開船，而此公又不得一會，奈何？”因留富生小酌。富子周道：“昨日那位賈令親在麼？小侄有一刺奉拜。”方公叫：“請賈相公出來！”賈有道出來見畢，也彼此敘了幾句閑文。

少頃，擺上酒來，方公就在席上看富生的詩文，連聲贊道：“詩文皆妙，而文更精熟，今秋斷掄元矣！”因說道：“詩與舉業，雖係兩途，以學生看來，原不相害。再沒有會做詩的人不會做文章也，沒有文字通的到會做詩，總之，才人無所不可。”富生道：“老年伯高論，是破世俗之疑。”方公因道：“學生偶有一近刻請教。”叫家人取兩部詩稿出來，遞與富子周道：“一冊請教年丈，這一冊煩轉致聞兄。”因問：“聞兄為人何如，是何等人家？”富子周道：“敝友尊公曾為邑令。敝友生得美如冠玉，為人瀟灑出塵，真是雞群叔夜。”方公聽了，越發大喜，對富子周說：“學生有一小女，年纔及笄，也會吟哦幾句。等聞兄來會過，意欲煩年丈執柯。”富子周道：“此乃美事，小侄自當效勞！”

正要說話，只見家人傳進手本，稟道：“蘇州府推官錢爺要見。”方公看了手本，對富子周道：“此乃敝門生，年丈曾會過麼？”富子周道：“錢公祖下車以來，小侄因無事不敢乾謁，不曾會過。小侄別過，再來領教罷了。”遂告辭而去。

方公接錢推官進艙。錢推官行過了禮，遞了下手本，請啟，打一恭道：“門生今日纔聞老師到此，候遲得罪！”方公道：“學生假滿入都，因限期已過，星夜進發，所以貴上臺皆不及往拜，怎麼又勞賢契見顧！就要開船，盛情欲不能領。”推官又打一恭道：“雖然老師急於進發，定要屈留一日！”方公道：“學生不欲入城，心沃盛情罷！”錢推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門生移席到尊舟。”又喫了一道茶，告辭起身。

卻說賈有道在船艙裏，心下想道：“這頭親事，老者已有幾分肯了。如今他要了小聞，難道我這三百兩銀子真沒有了不成！須得設個計，打退他纔好。”正在那裏胡亂想，只見方公送了錢推官進來，對他說道：“適纔錢推官來，恐怕城裏當道都要曉得。我就要開船，只等那個聞生，不曾見得一面。據富家年侄說來，可謂佳婿。但畢竟親見其人，我纔放心。”賈有道便說：“老爺所見極是！婚姻大事，潦草不得的，必須才貌雙全為妙。況且老爺如此門楣，只得這個小姐！不是子建之才，潘安之貌也配不過。如今少年的人，略有些才情，便十分浮動。前日敝府一個老先生也看得一個詩中意，不妨仔細，就把女兒許了他。不想是抄襲來的。後來悔又悔不得，誤了終身大事。如今老爺既不進城，他又說有病不出來，不如讓晚生先去拜他一拜。果然才貌出眾，不是輕薄之輩，老爺再作商量。不然，我們就開船便了。”方公道：“這也說得是。你就替我帶一個帖子去回拜富年侄，說我不進城，不及回拜，就問他聞生住處。今日晚了，明日去罷。”賈有道欣然領命。

卻說富子周別了方公，竟往聞生家來。到了書房中坐下，聞生出來見了。富子周道：“兄意好了？”聞生道：“勉強起來，尚不能出履。”因問道：“拜過貴年伯麼？”富子周道：“敝年伯多致意，他就要開船，渴欲吾兄一會。”因向小使手中取詩稿過來，道：“這是他的詩稿，叫小弟寄來請教的。”聞生接過來，看了幾首道：“此老之詩甚佳！”因笑道：“紗帽中一般也有通的。”富子周也笑道：“紗帽頭肯替我們相與，自然通些。”二人大笑。富子周因說道：“方公酷性好詩，他一位令媛，也善吟詠，又生得有傾城之色。方纔對小弟說，等兄去會過，要小弟執柯。兄刻作速拜他一拜！”因笑道：“為老婆拜丈人，兄快些扶病而去！”聞生也笑道：“不要取笑。但知己之感，小弟明日就去。”富子周道：“不聽見小姐，你如何肯行！”說罷又笑。

聞生就留富子周小飲。富生道：“這個算不得請媒，明日還要另喫。”聞生道：“小弟豈以富貴之女動心！但感他文章知己，不得不去一拜。”富子周因說道：“明後日寒族掃墓，不得功夫奉陪，奈何？”聞生道：“掃墓自是正事。但他船在何處？只要說了，便好問去。”富生道：“在碼頭上。缸上有復命的牌，極好認的。”二人又說了些閑話，飲至傍晚而散。

聞生歸到房中，心下想道：“如今的人都是瞎子，哪裏有認得真才的，方公如此殷殷，真可謂知己。”又想到：“他一見我的詩，就要把女兒許我，此老真是憐才！我雖未見他小姐的才貌，想方公如此選擇，料也不是等閑。”就把方公的詩文拿來看了幾首，因有筆硯在手頭，就圈點了幾句。見題目上有《美人病春》的詩，因笑道：“老道學也做此風流題目。”正翻看時，只見中間夾著一張花箋，寫得十分精楷，卻是一首回文詩。聞生拿起來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亭邊過雁塞天遙，日極晴樓倚細腰。
 庭滿落花春寂寂，漏和寒雨夜瀟瀟。
 青山遠共愁痕黛，綠柳纖同病態嬌。
 瓶墜井空釵斷股，屏雲冷艷儂金銷。

聞生看了，不覺贊道：“好詩，好詩！字字清秀。且看倒讀何如！”又倒讀了兩遍，越發大喜道：“倒讀更佳，真可謂靈心妙手！”原來這首詩是方小姐做的，因誤夾在方公的詩裏，卻被聞生翻著。道：“此詩辭既秀媚，字亦婉麗，是個女人的手筆。難道是方小姐的詩？不該遺失在內的！”又想到：“莫不是老者故意要賣弄女兒的才華，故意放在裏面的？也未可知。總之如此佳句，就是男可做的，

也算得個才子，何況女人！”又拿起來看了一回，十分愛慕，說：“若裏是方小姐做的，若得他為妻，也不枉我一生求凰之念。”吟誦幾遍，恐怕夜深，就去睡了。

卻說賈有道次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過來對方公說了，叫了自己跟的小廝，竟先到繆家來。原來這繆家住在章閭門里大街上，是個暴發的財主，家裏是開絲行的，有數萬之富。繆文甫為人刻薄臭吝，真是一文不捨的。自己穿也不捨得穿，喫也不捨得喫，四季只是一領青布道袍，穿得又不像藍，又不像黑，直到六月裏，纔換一領粗夏布的道袍。如此吝嗇，偏生好奉承勢利，窮的親戚他一鐘茶也捨不得請，若是個勢宦，就肯大塊拿出來。兒子繆成買進了學，那些先生騙他，說令郎高才，決要中的，做的文章大圈大點，他就信為實然，一心要替他定個做官的丈人。因與賈有道有些親，就想起方小姐來。

只見這一日繆文甫同著幾個鄉下人，正在那裏秤絲，賈有道走進廳來，把扇子在他肩頭上打了一下說道：“文老好忙！”繆文甫正秤著絲，不知是哪一個，口裏渾說道：“不敢！大官。”回轉頭來，看見是賈有道，連忙說：“原來是賈先生。得罪，得罪！”放下布衫袖子，替賈有道唱喏。就叫家人來當秤絲，自己陪賈有道坐下，說道：“前日小兒回來，說方老爺好個人品，又多謝你盛情，親事全仗大力！”賈有道說：“如今令郎在何處？”文甫說：“在學裏。”忙叫來貴：“你到學裏請大相公來，說方老爺那邊賈相公在此。”小廝應諾去了。

不多一會，只見繆成搖搖擺擺回來，向賈有道作揖坐下。繆文甫道：“你留賈相公喫飯，我去完了首尾。”因向賈有道說：“失陪！得罪！”竟自去了。繆成問道：“姻事何如？”賈有道說：“前日自你別後，我就把你的文章、人品極力稱贊，老者也有幾分肯了。不意去游虎丘，遇著富子周，看見了一個叫聞相如的詩，就要把女兒與他起來。”繆成道：“聞相如我曉得的，果然通的。舊年進學，我是第十五，他是案首。如今難道竟成了麼？”賈有道說：“成雖未成。昨日富子周天殺的來拜，又十分稱贊小聞才如子建、貌似潘安，說得老者十分動火，叫他做媒，寄了一部詩稿送他。今日又叫我去拜。你道哪處？”繆成出神道：“如此怎了？還得你生個妙法，學生決不忘報！若破得他，學生私下先送一百兩。”賈有道說：“我已有一條妙計在此。”繆成道：“甚麼妙計？”賈有道說：“如今老者就要開船，小聞又病在家裏，不得來見。我如今拜他，日去只說他相貌醜陋，做人輕薄。再幫襯老者幾句，叫他開了船，你就來送他一副下程，這事就有幾分了。”繆成聽見道：“妙極，妙極！是個好計！”就叫來富快燙酒來。賈有道說：“慢著！我如今要往富家與小聞家去，且回來喫酒。”

二人拱手出門，繆成叮嚀道：“在舍下專等。”賈有道應了，竟往富子周家來，富子周上墳去了，賈有道就對他門上說：“我賈相公是嘉興方老爺船上來的，特來回拜你家相公。”又拿出方公的拜帖來說：“這是方老爺的名帖。方老爺因不進城，不得來回拜，你可多拜上你相公。”又問說：“管家，你曉得聞相如家裏住在何處？”家人道：“聞相如住在胥門裏，這裏，過了申衙前一直走，右手轉彎，進巷第三家。門前有幾株柳樹，大金字牌匾便是，極好問的。”賈有道依著家人的話。一路走來，果然進得巷，有一座大牆門，門前有幾株柳樹，一個舊金字牌匾，寫著“尚書第”三字。賈有道走進大門，只見一副對聯，寫道：

投閑栽五柳，積德植三槐。

走進二門，不見有人，便叫道：“接帖，接帖。”只見裏邊走出一個半老家人來，問道：“相公何處來的？我家老爺在莊上養病，一概不敢領帖。”賈有道說：“我賈相公不是拜你老爺的，我是嘉興方老爺那邊來，拜你家相公的。快些去說！”家人接了帖子，說道：“相公廳上請坐。”進去了一會，出來回道：“家相公多拜上相公，因賤恙不能起來，所以連方老爺都不曾拜得。相公寓在何處？明日一同回拜。”賈有道說：“你去對相公說，我在方老爺船上，方老爺特托我來，定要見的。”家人又進去了一會，出來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請相公書房裏相會罷。”就從廳旁邊開一環洞門。

賈有道同著家人進去，只見一所大園。花木蕭疏，亭池精雅。轉過花屏來，三間小廳，面前一座牡丹臺，開得正盛。賈有道先到廳上，只見上頭掛著一幅趙子昂的真跡，旁邊一副金箋對聯，寫道：

家徒四壁，猶存司馬風流，

腹有藏書，直擬龍門著述。

賈有道坐下，只見聞生從左邊出來，口裏連聲道：“得罪，得罪。”二人作揖坐下，賈有道舉目把聞生看時，只見生得：

面如傅粉，脣似塗脂，頭帶飄巾，身穿儒服。豐姿奕奕，似擲果潘郎，逸致翩翩，如雞群叔夜。真是相如再世，不減張緒當年。

賈有道看了，心下暗驚道：“果然生得標致！若把老方看見時，必中東床之選，不消說了。”因向聞生道：“久仰大名！前日在富子周處諷詠佳章，真今日之李杜也。敝東翁極其心服。”聞生道：“不敢。拙作俚鄙，過蒙方老先生謬加贊賞，知己之感，銘心刻骨。因抱殘恙，未及奉拜，怎麼又勞先生遠顧！明日力疾出來，一同奉候。”賈有道說：“社翁既有貴恙，到不敢動勞，我輩相知，何必拘此形跡。況且舍親明日絕早就要開舟，到不敢動勞罷。”聞生道：“豈也。自然要出來奉候。”因說道：“昨日又蒙方老先生見惠佳刻，字字珠玉，真是當代作者。小弟大膽，妄加圈點在此。”就叫燕喜取來與賈相公看。聞生之意，要賈有道看了，去對方公說他如此敬仰之意。不想中了奸人之計。賈有道看了，假意道：“經老社翁一評，更加妙了。”因說道：“聞得尊作甚多，不知可以賜教一二麼？”聞生道：“前偶刻一冊，正要請教。”就叫燕喜取一冊詩稿，送與賈有道。又喫了一杯茶，作別起身。

賈有道一路想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我只說他有病不能出來，回去說他相貌醜陋、人物輕佻就罷了。如今他明日要來。老者一見，這事就要成了。須得另生一計方好。”一頭走，一頭想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他圈點了方公的詩，拿出來我看。老方生性從來極喜歡人贊他的詩，極惱的是人掃他的詩。我如今拿他一本，盡行抹壞，只說是小聞抹的，他請我到書房中，被我看見袖了來。老者看了自然大怒，再從旁下他幾句火，明日若是小聞來時，叫家人呵叱他一番。再把小聞送我的詩稿也抹壞了，只說老方塗的，叫家人丟還他，不怕他兩家不惱。”

正想之間，已過繆家門首。只見繆成正背著手，在那裏走來走去，見了賈有道，忙問道：“小聞生得如何？”賈有道說：“好。”繆成道：“比學生如何？”賈有道說：“你是極標致的了。看他來，覺得又比你好些。”繆成叫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，我不信天地之間還有標致如我的！”老賈道：“你且不要閑說，我有一條妙計在此。”就把路上想的計，告訴了一遍。

繆成拍掌道：“妙計，妙計！陳平之所不如也。這位小姐聽起是學生的了。”賈有道說：“你且不要歡喜，快些拿老方前日送你的詩同筆硯來。”二人就坐在庫房裏，一邊喫酒，一邊亂抹亂又。繆成道：“我又不曉得詩中之意，若是批得不時，豈不露出馬腳！我只批‘不通’二字便了。”頃刻之間，早已批完，立起身來說道：“我去了。所許之物，見賜了如何？”繆成果然取出一百兩銀子，送與賈有道。賈有道接了，欣欣得意而歸。正是：

美色人人愛，黃金易動心。
一時貪念起，百計即相侵。
未知賈有道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巧聯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